

簡文思

一生領事

周 谷

嫋於公文嚴守原則

簡文思是中國外交界一位崇法務實、盡忠職守、勇於任事的老外交官。

民國四十六年，他自駐泰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兼總領事任內調部，改任外交部專門委員兼歐洲司幫辦（副司長）後不久，我們才相識於部內，雖未時相過從，總覺其人溫文忠厚，彬彬有禮，大有古君子之風。其後他平調為我的直屬長官，接近請教的機會更多，知道他嫋於公文，是一把好手。

他處理公文有一定的原則，有一定的分寸，用字如金玉，是一位純粹從法律立場為國家做事的好公務員；但當為他的若干長官誤為枯守法令規章，不予以變通，不予以方便，因而阻礙了他美好的前途，他也甘之如飴。

友愛同僚如處家人

他對同僚友愛如處家人，所以在直接領導下的同仁，不論如何忙迫，大家都和諧協同，認真工作，一片祥和。一個人的氣質、風度多源於

家庭及自己慎思明辨、學習獨行的影響，簡文思就是這樣一類的典型。雖然日後燕分飛，二十多年來他常問寒問暖十分親切，因此常常懷念他。

多少年來，年年歲歲，老早總會收到他們夫婦的賀年卡，附上三言兩語，要言不繁，親切之至。

民國六十一年他服務中國外交界三十多年後，告老於加州羅安琪附近與子女為鄰。他一時不容易適應突然自前線退居下來，另要過一種閒情逸致悠哉游哉的生活；因此他常來信，談到他現在這種生活，想再借廉頗未老之時，利用餘勇做點事情消磨時日。人生漸入夕陽，當然格外珍惜，而且長久養成的生活習慣更難排棄。突變往往會使人焦慮不安，煩惱不已。固然悠然南山下，一門可常相聚談，可以含飴弄孫，畢竟心靈上總有那麼一點起伏。

生平紀略未竟而去

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他來賀新歲時，說近月檢查身體，可能有癌症跡象，正治療中。我除請

他安心治療，遙祝吉人天相，禱告我佛慈悲，使好人能享福壽之外，別無良策，也不便因此常送函相候，更增病家困擾。於是又將一年，我急忙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底先向他們伉儷遙賀新歲，祈祝平安；十二月底殘歲將過，仍杳無回信，異乎往昔，心情必有變化，擬待新年後再修書問安，藉一探病情。不意二月五日突接簡夫人張維玲女士來函，突有所觸，心有所感，莫非故人仙去，何勞夫人弄墨；急拆來書知簡公竟已於民國七十四年元月二日駕歸，哀哉！享年七十有七，歸土，戚友悲戚發乎常情。簡夫人來信說，平時朋友書信均由簡公處理，直到他身後事已了，始從親友賀年卡上發現我們的地址，方始立即函知；所以我們無從弔唁致祭，心中悲痛不已。他罹此險疾，最後時日已痛苦不堪，念及餘日不多，已無力將一生從政經歷一一紀錄，但必須有一生平簡略遺付子孫，始於民國七十三年九月鼓起餘勇留下他自寫的「文思生平紀略」一文。紀略雖聊聊數頁，由於心情沉重，時寫時停，字跡潦草已難辨認，仍勉強完成初稿，病已漸入沉疴，已來不及一一訂正了。

他的紀略清楚的提及他的家世、求學、考試、任職、結婚、生兒育女以及退休情形，惜乎天不假年，中道而殂，所以他最後非常悲痛的說：「余妻賢能，一家和睦，堪稱幸福。所憾神州淪陷，不得返鄉與親友共話，重敍舊情，並在父母墳前拜祭。雖幼失怙恃，尙能自立自強，未負先人期望，尚可告慰也。」簡文思一生在外交界服務，足跡歷亞、美兩洲，易寶前夕，猶殷殷囑其夫人，按傳統喪儀從佛教儀式。簡府一切遵照他的最後遺願，請當地佛教法師誦經下葬，了却苦痛的一生。簡夫人特在家專設靈位，晨昏上香膜拜，以慰亡魂。

他們夫婦原擬於民國七十四年開年後春遊華府，順道前來話舊，初秋再去臺北探望故舊親朋，他一病「歸期屢定終虛杳」。多年來他遠居加州，我近處華府，兩地相距何止千里，從此失去了一再把晤的機會，豈不可痛。

挑燈苦讀投入報界

他老家世居四川重慶，民國前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生於一個普通商人之家。其尊人永祿先生常年經營於四川、雲南之間。他上有大姐流德，三兄流富、流貴、流光，他譜名簡流明，字文思，後以字行。可惜生不逢時，三歲喪父，五齡失母，賴其大姐撫育成年。他自幼屢遭家庭變故，更知自立奮發，六歲啟蒙入私塾，開始傳統四書五經的學習。到了十五歲時才開始改讀新學，入四川重慶聯合中學，二年後隻身前往南京，考入江蘇省立第一中學高中部肄業，民國十六年夏畢業

，正值國民政府改組國立東南大學等九校為國立中央大學，他於是年考入中大預科，一年後轉入本科主修政治學。

他在校期間熱心於新文化運動，糾合志同道友創辦小型新文學刊物，又與四川在京同學合辦西南評論月刊，親自撰寫時事評論，加以他個人國學修養有素，才思敏捷，所以在齊輩中文名漸露。四川鄉長張愷（號述耘）差不多在那個時候也正就讀南京私立金陵大學，抗戰期間繼蔣經國先生任江西贛縣縣長、贛南行政督察專員，來臺後任臺灣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校長，因公來臺北時常繞道來外交部看我。有一次我問他認不認識當年畢業的中大學生簡文思，他說簡是那時南京四川學生中很活躍的一位領袖，怎能不認識。

我說簡正在部中工作，遂介紹他們重見，彼此都很高興，還談了當年南京一別後幾十年的情形。幾年挑燈苦讀，民國二十一年簡於中大畢業後赴漢口，進華中著名的武漢日報任編輯，主編國際新聞，撰寫社論短評，並兼編文藝副刊「鵝鴨洲」，生活份外忙碌。民國六十六年他接讀吳崇蘭所著「二哥吳南如」一書後回憶說，四十五年前他在中大政治系最後一年時，無意中選修了歐洲外交史一課，得識兼任教授吳南如。

吳南如於民國十五年任駐英公使館一等秘書，民國十八年回國任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兼歐美司科長，民國二十二年轉任外交部簡任秘書、國際司長、情報司長。簡曾對我說吳南如學識淵博，言詞清爽，兼具辦理外交業務實際經驗，因此分析外交重大事件無不中肯有力，娓娓道來至

爲動聽。此後簡對國際政治發生濃厚興趣，實由吳南如循循善誘所致。因爲當時世界大局無不受歐洲列強的操縱，明瞭歐洲外交活動歷史背景，更容易了然當時錯綜複雜的世界大勢，所以他才敢欣然接受武漢日報之命，撰寫國際問題論述，他一再說要是沒有吳南如的教誨，絕不能勝任愉快。又說他對吳南如的了解，還是得自「二哥吳南如」一書。但他自中大畢業後，師生兩人雖同在外交部工作，却始終未能同時在部任事，失去了親謝師恩的機會。

高考登科轉業外交

簡在報社工作每夜至清晨十分辛苦，漸覺體力不支，急欲轉業。由於長期注意國際問題及吳南如對他在學業上的指導，更引發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興趣，始生側身外交界的雄心。十年潛修苦學，簡遂於民國二十四年參加全國第三屆高等文官考試外交官領事官考試及格，同年入外交部任薦任科員以迄老齡退休。他說這都是吳南如在教課時所激起的動機。「從此可知南如先生對我一生事業所生的最大影響了。」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大舉侵華，政府遷都重慶，簡隨政府自南京重返老家，得與多年未見的兄弟重敍親情，非常愉快。此時正值兵荒馬亂，政府西遷後，一時無法初安，簡爲謀生計乃暫時轉往成都入四川省政府財政廳工作數月，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在成都與原在武漢即已相識的張維玲小姐結婚，不久奉外交部命令又重回部工作。

身兼三職維持家計

戰時生活困難，薪入所得很難維持一家生計，情非得已。他於民國三十年六月徵得外交部同意，借調立法院財經委員會（委員長陳長蘅）任首席秘書，辦理稅制改革、預算法案及戰時公債發行，工作成績特優，蒙國防最高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召見慰勉。是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外交工作頓加忙碌，簡又奉令回部工作，加以久任薦任科員既未外放，又未實授科長，迫於生計，先後兼任財政部食糖專賣局董事會主席陳長蘅辦公處秘書、重慶市參議會秘書，為一家衣食身兼三職，到處奔忙，常於夜晚歸家趕辦外交部份內事項。他認為此非長久之計，乃暫辭外交部職務重回新聞界服務，改任重慶世界日報秘書兼編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戰敗後，簡又兼任重慶市政府新聞處專員，又任上海新聞報及正言報特約通訊記者，每日拍發專電或撰寫國際問題專論，真是「報皇恩」晝夜奔忙。

游牧南洋駐泰領事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政府還都南京，簡正擬重返外交部任科長抑任財政部專門委員猶豫之際，忽奉外交部電令，促其迅速前往曼谷出任新成立的駐暹羅國（後復改泰國）大使館秘書，魚與熊掌實難得兼，幾經考慮，既已考入外交部，又在部中已工作多年，如一旦放棄此一機會，實難再得，遂決心攜眷赴任，游牧南洋。簡文思的外交、社會、新聞、政治學識經驗均極為豐富，正值

壯年，精力體力都十分旺盛；加以地處南洋，保僑工作猶勝於辦理兩國外交。他到館後李鐵錚大使立即指派他辦理使館領事事務。泰國華僑多達四百餘萬，僑團特多而且非常複雜。戰後中國已入世界大國之列，僑務日益繁複，但他處理僑務井然有序，對人親切，深得僑民的愛護。簡在任

內辦理僑生返臺、就學，苦心孤詣，常常為此廢寢忘食，在泰國受僑胞讚譽，尊之為今日的賢令尹。其間他屢請回國服務，屢為僑胞挽留；外交部順應僑情，要他一再留任，長達十二年之久。從此遂與領事事務結下深緣。由於他的一再留任，竟因而阻礙了應有的正常昇遷。

簡文思終於在民國四十六年得償宿願，順利回到外交部歐洲司服務。這時的歐洲司不像從前那樣繁忙，但也是藏龍臥虎之地，很多駐外使領館的公使、參事、一等秘書、總領事同部一時尚無適當職務時，多在歐洲司辦事，乍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冷衙門，平時辦公也很熱鬧，有很多同僚常到司來請教那些老外交部人員，談談國外政情僑情。

我在整卷期間，還斷斷續續被派暫代同事因休假、病假、婚假，處理他們所經辦的公務。有些老資格不肯代理，怕自尋煩惱自找麻煩，簡文思只好叫我入地獄。在短暫的幾個月，我一個人要辦三個人的事情，在三張不同的桌上辦公。我在地獄的短暫生涯中，竟也得到了很多寶貴的公文知識。

簡幫辦依然簡幫辦

由於簡文思的領務經驗豐富，於次年底平調禮賓司幫辦兼第三科科長，我適以高級外交官領事官考試及格進部任司辦事。他調任新職後不久，發現科內案卷浩繁，甚至若干重要法令文卷均乏專人管理，要查卷幾乎無從查起，辦案幾乎束手無策，很多案件均以「本部無案可稽」結案。他是一位忠於職守、嚴守法令、尊崇原則的人，

不但公事公辦，而且還要急辦快辦，因為他了解僑民的迫切需要。

他特別愛護我，把這個爛攤子給我，要我「從頭收拾舊山河」。至於如何整卷編碼，他只對我說：「你逕行決定，自行處理，不必請示多費周折。」他給了我這把尚方寶劍，我只好便宜行事了。案卷不整理則已，一整理就會給自己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有好幾十大本標明妾身不明的「雜卷」檔卷，又不知誰屬；甚至有整箱整櫃的文稿，既未分類，也未按時間順序排列，就這樣投閒置散，實在可惜。

我把我自己多年讀書搜集資料，分析問題的經驗，借來處理公文案卷，竟能一一分類歸成專卷，標列卷名，另置手册查考，同仁譽為奇蹟。奇蹟不是上天賜福，而是從辛苦中得來的。我默默地做了整整一年拾荒和清道夫的工作。

我在整卷期間，還斷斷續續被派暫代同事因休假、病假、婚假，處理他們所經辦的公務。有些老資格不肯代理，怕自尋煩惱自找麻煩，簡文思只好叫我入地獄。在短暫的幾個月，我一個人要在地獄的短暫生涯中，竟也得到了很多寶貴的公文知識。

簡在任內嚴格崇法務實，常不為他的長官所喜。但繼葉公超任外交部長的黃少谷，一度在部內動員月會中，公開讚揚了簡幫辦的奉公守法精神，還說這不是亂點鴉片譜。簡幫辦依然是簡幫辦

辦，一切如昔。在簡任內有幾件事，至今尙使我記憶猶新。

他做過多年秘書幕僚，也擬過不少法律規章，是一位嫻習公文的好手。民國四十九年，

司內有一位老爺自仗出身，接到預備軍官教育召集令，竟因一時疏忽未能按時應召。兵役當局擬

按妨害兵役罪向司法機關提起公訴，先向外交部查詢實情。這位老爺才慌了手足，六神無主，只好央請簡文思化險爲夷渡到彼岸。簡文思經過大半天的時間，以外交部名義爲他擬辦了申辦公文，敍理詳切，不愧名家手筆，果然免於議處，那位老爺日後才有一段光輝歲月。

錯得好消弭一公案

那時我公事忙碌，竟因一時的小小疏忽，而消失了外交部長和簡幫辦一件不應該有的謎底芝麻小事。民國四十九年四月，臺灣省政府交通處長譚獄泉奉行政院令偕同臺灣省鐵路局公共關係室主任范銳，赴東京出席一項國際會議。他們兩人均依法取得公務護照，並發給一張向各國駐華大使館申辦簽證的例行節略，各國大使憑此發給簽證。范君擬於當天上午赴日本駐華大使館申辦簽證，然後當日下午隨譚處長前往東京與會。那天因工作過多，簡文思與我均留辦公室加班，想不到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出入管理處處長黃對墀上校，忽給簡幫辦一個急要電話，說黃（杰）總司令奉陳副總統面諭，必須及時收回譚處長一行的護照，未說明任何理由；簡以事出突然情況緊急，遂向外交部長沈昌煥請示，沈說只好遵辦。簡要我設法即刻收回銷毀，這真是一個漫手的山芋

，不好辦。

政府既然決定不讓譚等出國，可由政府高級官員向他表示，譚是知書識禮的人，斷不會硬着

頭皮要出洋亮相，何況他也是臺灣省政府高級官員，要收回他們合法取得的公務護照，勢必要有充份理由不可。我決定採取四個不同的步驟來處理這件小事，如果其中三條路都行不通，最後我只好先以電話通知臺北機場聯合檢查處禁止他們出境。這不是好辦法，對他們太不禮貌了，爲了完成使命不得已也只好出此下策。

第二天譚獄泉一行即將啓程，我一早急忙趕到辦公室，將此案經過及擬處理方法告知負責對外的何一民。當天上午十時左右，范君持他們的公務護照來到外交部，先看到老何，范對老何說

外交部致日本駐華大使館請予協助簽證的節略，漏蓋外交部印信，對方要求補蓋後方予簽證。范君將他們的護照交給老何，老何立即轉給我。我喜出望外，竟因我一時的疏忽而解決了上級交付的使命。我立將此情報告簡幫辦，他除嘉獎我「錯得好」外，立即面報沈部長及兩位次長，他們也才鬆了一口氣。

范君這時還在辦公室外苦等，補蓋一個應蓋的印，照理不應太久。簡幫辦因事開會去了，我也不願將軍見面。范君見我與簡幫辦均不在辦公室，他們當天下午就要搭機出國，十分焦急。這時老何告訴他，此事非我們能力所及。不久譚處長親自來到外交部要求會見部長或次長，他們原意要按照慣例發給他們團體護照，以便他們瞻仰聖禮後，一齊榮歸故土；他們堅持不肯接受外交部這番美意。後來得悉西德政府不接受團體護照，外交部便照內政部來函所請，擬發給每一團員短期前往西德朝聖的護照。團員及團員家長既不滿意護照效期短促，更不滿意護照上只有前往西德一國。

團員家長們堅持要求簡幫辦同意，在團員的護照上原列「前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按即西德）」字樣下，增列「美國」二字，簡文思堅不同意事出有因，回天乏術，只好自動不去了。他們

的公務護照旋奉部長命令立即銷毀，以了却一段公案。因此多年來簡幫辦那「錯得好」一句話，始終在我心中留下不泯的印象。

力排衆議拒簽不法

民國四十九年夏天，外交部發生一件天主教朝聖團護照公案，此案前後延續了好幾年才算風平浪息。于斌總主教因主持天主教徒朝聖事受到清議，由於簡幫辦的崇法務實及從政經驗豐富，才使外交部得免於輿論的責難。

那時出國不像現在這樣容易，也沒有出國觀光一類的規定。一般人民請領護照均須有正當事由，先由主管部會核准，轉請外交部發給普通護照。臺灣的天主教機構爲了參加當年在西德慕尼黑舉行爲期七天的天主教祝聖大會，組織朝聖團。全團除隨團工作的幾位年長教徒外，團員全是四十多位未婚的女教徒，其中有大學畢業的，或正在大學肄業的，或方自高中畢業的學生。

他們向外交部申請辦理普通護照時，外交部原意要按照慣例發給他們團體護照，以便他們瞻仰聖禮後，一齊榮歸故土；他們堅持不肯接受外交部這番美意。後來得悉西德政府不接受團體護照，外交部便照內政部來函所請，擬發給每一團員短期前往西德朝聖的護照。團員及團員家長既不滿意護照效期短促，更不滿意護照上只有前往

意，並嚴囑蔡慶輝一切照法令辦理。家長們對簡文思的法理堅持無可厚非，便去找沈部長他們情商；沈部長表示此案全權由簡幫辦逕予處理。簡幫辦遂受到團員、團員家長及部中友好的包圍，說得口焦舌爛，依然成爲那一羣女青年的衆矢之的。簡文思仍堅持鎮定，力排衆議，毅然拒絕他們的不法請求，只淡淡表示除非內政部再函請外交部增列前往國家外，外交部實無從辦理。這是當時的規定。內政部不敢冒天下的大不韙貿然同意，只好專案呈請行政院核示。內政部遂函外交部稱，本案奉行政院令准，朝聖團前往西德朝聖，途經法國、美國、日本等國返國，請外交部查照辦理等語。這「途經」幾個字真是出自名手，得紹興師爺的真傳，簡文思都爲之折服。團員如同國固可從原道回來外，衡情當可順道經法、美、日返國，於規定並無不合，輿論也無可如何。

簡幫辦於收到內政部第二次來文後，便囑老蔡在他們的護照上，一律加蓋「前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途經法國、美國、日本等國返國」中英文膠印，簡公遂在這些護照上分別簽署 W. S. CHIEN，才算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全體團員便也如此順利出國了。

他們到慕尼黑作了七天聖禮後都轉道美國去了。有的很快就做了新嫁娘，有的又重新在美入學深造，爲國家儲才楚國，算是達到他們出國的宏願。那時輿論便指責他們變相留學，因而責難政府處理此事不當。于斌總主教受到羣情指責後，辯稱他們是游學，而不是留學，留學因另有規定。行政院迫於輿情，不得已於事後來一個馬後

砲，嗣後宗教團體出國須從嚴審核，應一律發給團體護照，急令內政部、外交部逕辦。人言可畏，在臺天主教只辦了僅有一次朝聖團。

簡幫辦預料她們的護照必須延期或改變身份，方能在美國取得居留。雖然在她們的護照上赫然蓋有「本護照延期及各項加簽須呈請外交部核准」字樣，但仍怕駐美各館承辦人員便宜行事易生事端，給外交部增添麻煩，特囑副領事陳敏中擬部令嚴令駐美各館，凡遇朝聖團員申請護照延期及各項加簽，一律須專案呈報外交部核准方可辦理。這批團員後來果然紛紛向駐美各館申請護照延期加簽，外交部將這類案件轉請內政部核覆。內政部無法處理，又再向行政院請示。行政院又未便遽以核准，如果不准於情又說不過去。據說于斌總主教曾親到士林謁見先總統蔣公，報告她們一時難以回國的實情，蔣公是通情達理的人，便一言九鼎，解決了于斌總主教的難題。行政院雖令外交部准她們的護照延期，但要于斌總主教對每一申請個別案件，須親筆簽署一張「該員繼續在美研究教義」的證明書，以符合出國原旨方予延期。外交部檔案中想還保存有于斌總主教的這樣墨寶不少。簡文思在這件事情上，使外交部卸去了重負，獲得外交當局的讚賞。

任勞任怨 僑界好評

政府過去對於出國限制太嚴了，有些人爲了出國，不惜假借名義，甚至拋妻（夫）別子、琵琶別抱、梅開二度也在所不惜。政府對老百姓出境管得太嚴，也常會給自己找麻煩，且會因擾老

百姓。入境從嚴是各國的通例。

簡幫辦辦完這件大事後，便於民國四十九年底外放駐多明尼加大大使館參事，到任後仍兼理領事事務。後來大使易人，新任大使對館內大小事情均躬親處理，參事反而不能參事了，落得一個清閒自在。所以他常來信說當地政局多變，易地爲良。民國五十二年如願平調駐菲大使館參事兼宿務領事。宿務爲菲律賓第二大埠，簡在任內受到僑胞的推愛。僑領柯賢堯說簡領事是一位卓越的人才，他的工作態度、辦事能力、耿直個性和淵博的學識經驗，深獲好評。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馬尼拉公理報載：「一位領事官能獲得僑界好評，絕非偶然的。」這是從任勞任怨中得來的。

返部多半吃回鍋肉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簡以參事回部重任禮賓司幫辦舊職，不久又再外放駐委內瑞拉大使館參事，依然辦理領事事務。四年後受他的老長官駐非大使孫碧奇的倚重，外交部又調他回菲律賓重任原職，又是平調未見升遷，所以外交部老人都笑他愛吃「回鍋肉」，使他哭笑不得。他嘗來信說，他是四川人，「回鍋肉」又是家常菜，他不吃誰吃呢？所以他很感慨的說：「然頻頻如此，殆亦命歟？」人生的命運也真是難說，巧合的事也太多了。他說他個性剛直，又不喜逢迎，自言溷跡宦海幾十年，名不登高位，又無一技之長，宦囊羞澀，退亦不能，進亦不能，真是命途多舛。所以他的中大老同學後來一度任外交部長的周

書楷說他：「你人太好了，所以吃虧。」簡文思只好以「吃虧是福」來勉勵自己。回菲律賓又吃「回鍋肉」，以參事兼理總領事事務，菲律賓公情複雜，治安又欠佳，使館常在暴徒威脅中辦公，同事多不敢往來，他生活不免寂寞，常常寄情於詩詞中。

告老退休伴妻吟咏

孫碧奇大使於民國六十年十二月調任，政府任命劉鑄繼任，次年二月四日簡亦奉令調部，這時他快要屆齡退休。他來信說如再回去坐冷板凳，吃回鍋肉，委實沒有必要，便決心乘勢告老。

長江後浪推前浪，不退不行了，只好「解甲歸田」，從赤松子遊，與草木爲伍，與老妻相伴，閒來吟詩填詞，重過處士的恬逸生活。

我們每年總有信函相候，遇有新著常寄他消遣。民國六十九年臺北正中書局出版我的一本「中共纂黨奪權圖爭」分析專書，隨即贈一冊。民國七十一年二月簡回信給我，奉送了幾頂高帽子，還勉勵我繼續努力：「大作已於數日前收到，當時握在手中，即對於此書有如此鉅厚之篇幅產生驚訝，欽佩吾兄用力之勤。不知耗費了多少精神與時間，才能完成這本鉅作。迄至翻讀內容，覺得取材之廣泛，敍述之翔實，看法之允當，評論之精闢，更不禁爲吾兄慶賀。十年辛苦獲此成果，又不禁爲吾兄感到無比驕傲。希望再接再厲，寫出更偉大之作品。」我未嘗有負他的期望，一有空時總不斷爲文，不斷修改，雖非佳作，但亦出自心血，也可告慰故人。

流寓美國悵望神州

民國二十四年，簡文思正在武漢新聞界工作，因同鄉關係認識正在武漢服役的黃埔四期生四川梁山人譚乃大，由譚的介紹而認識他後來的賢內助張維玲。簡夫人世居四川萬縣，生於萬縣，其父張勝之在家鄉開設老鳳祥銀樓，母親周正榮，勤儉持家，有姊妹三人，譚乃大是她的大姊夫。張維玲在初中畢業後，即於是時去湖北武昌入聖希理達教會學校高中部，雖然與情人同在武漢，但礙於校規，每週僅能會面一次，他便不斷爲她寫情書、情詩，終於結爲秦晉之好。

他們的長女嘉儀於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出生於老家，簡的薪俸收入不够家用，甚至連最低的生活已感困難，那有餘錢添置布衣。簡的粗白布襪衫衣領，也由他的夫人一補再補。結婚時特別買的一雙皮鞋，上下班天天走路，已經破得四壁皆空，他的夫人只好惡補學做布鞋給他穿。簡夫人後來回憶說，那時一般人都穿草鞋，他的福氣真好，還有布鞋可穿哩。既而次子光鼎、三女都儀相繼出生，家無隔宿糧，生活更加清苦。簡文思到處兼職，夫人爲了家庭生計，也拋頭露面，一面在重慶市教育局工作，一面又兼差重慶市參議會。夫婦日夜奔忙才勉強掙持下去。

簡文思外放泰國後，一家生活才略有改善，四女媚儀、五子光集均出生於曼谷，以後兩度南美領事，兩度臺北勤王，兩度馬尼拉之行，而後流寓加州，「悵望神州道」，「腸斷無人曉」。他們夫婦四十多年來相守相隨，形影不離，相誠

相愛，恩情如昔。簡夫人兩度來信說：「文思已去了，他解脫了一切痛苦，一了百了，可是却留給家人無限的哀慟與無窮的追思。他拋下我而去，我是如何的孤單和寂寞，揮不掉他的影子，忘不了他往日的情懷。如今人去樓空，留下我獨守空屋，思念之情有增無減，不知如何度過每天的晨昏、空虛、孤零漫長的時日，不知如何才能度完我的殘年歲月。命也。每日只有在他遺像前吐露我內心的苦衷，讓他知道我是如何的懷念他。」

這一切叫我怎麼說呢？命也。人生一世福壽總難雙全，鰥婦亦難避免。天數難測，人生不免悲歡離合。老來重慶獨立生活，心理上不免有些恐懼，情緒上不免厭倦，這是人的常情。何況簡文思高壽仙去，還有他的「情詩一束」五十二首可慰相思，簡夫人只有節哀保重了。所幸他們的子女均學有專長，揚聲於時，可告慰簡文思在天之靈。這位中大的傑出校友雖然走了，却爲後世樹立了很多值得效法和借鑑的精神。